



一棵苦楝树

□ 向超群

这棵苦楝树是哥哥留下的。哥哥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继父与前妻之子，自小便得罕见病，全身瘫痪，用现代医学来看，应该是渐冻症。第一次见哥哥，他十七，我八岁。我躲在母亲身后怯生生地叫“哥哥”，他满怀敌意地不搭理我。慢慢地，我感觉到哥哥不那么反感我了。每天放学后，我把外面的所见所闻倒豆子似的跟他讲，谁家的狗咬人了，谁家的娃挨揍了，哪里的花开了……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现场，我绞尽脑汁，极尽绘声绘色之能力。哥哥也越来越喜欢我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可以把身边的精彩世界带回家给他看。说到苦楝树，这是哥哥小时候还未患病时无意在屋后发现的树苗，然后移栽到家门口的。它被雷劈过，也被冰雹砸过，万幸活下来了，只是树脖子有点歪。父亲说，这树也不是什么成材的好料，既然活了，就让它长着吧。由于家庭的特殊性，哥哥是横在奶奶和母亲之间的一道坎。奶奶总觉得母亲会苛待哥哥，所以经常从村里赶到镇上小住一段。而那段时期，却是母亲和奶奶的战争时间。奶奶时常背着我们给哥哥买好吃的，可哥哥一向不怎么乱吃东西，突然被奶奶这么一味地塞吃的，很容易就吃坏肚子了。母亲一边洗哥哥换下的脏衣服，一边抱怨奶奶不懂事，净给哥哥乱喂东西。更深一层，母亲知道，奶奶是对她这个后妈不信任，所以装了一肚子委屈。奶奶最过分的恐怕就是与邻居们聊天，总要引导性地问母亲对哥哥不太友善的事例，然后回家跟父亲告状。其实那些年，母亲工作很辛苦，回来了还要照顾我和哥哥的生活起居，非常疲惫。所以，无论对我还是对哥哥，肯定会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可恰恰，哥哥不是母亲亲生的，但凡母亲有情绪，必定会被扣上恶毒后妈的帽子。哥哥夹在这中间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母亲对奶奶不友善的白眼总藏不过哥哥的眼神，奶奶很多自作聪明的行为也让哥哥胆怯。那时，哥哥时常两眼空空地望着苦楝树，跟我唠叨：你看那棵树，多孤单，好不容易来了只鸟儿可以做个伴，也可以捉捉虫，却被奶奶赶跑了。可是，奶奶也是好心……小小的我，并不明白哥哥为什么总让我看看鸟儿还在不在。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我考上大学了。临近大学毕业时，父母告诉我，哥哥身体大不如前，连坐着都困难，整日躺着难以翻身。隔着电话，我能微妙的感觉到，哥哥在急切地等着我回去。那段时间，冥冥之中，我总觉得我必须马上回去。

我参加完毕业答辩，都来不及拍毕业照就急匆匆赶回家了。那一次，我觉得回家的路好漫长。火车还在华北平原上缓缓行驶，父亲打来电话，哥哥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挣扎着起来斜躺在门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棵苦楝树。当我赶回家时，哥哥已瘦的脱了相，小小的蜷在躺椅里，像个孩子般，伸出干瘦的手拉住了我，微微的笑了，没有一句话，就轻轻的闭上了眼。我扑倒在瘦骨如柴的怀里，放声痛哭：“哥哥，哥哥，我不走了，我回来了……”可是他永远的闭上了眼。

毕业后，我回到老家就业，想离哥哥近一点，也想替他继续守着那棵苦楝树。我时常想，如果这棵树能够选择，它还愿意活下来吗？有时候，生命很奇妙，在最初萌芽阶段，很少有选择的能力。难道说，它早知道自己成不了材，当初就不发芽了吗？

春天想到老巷子里转转。老巷是老的，长长短短，短短长长，拐弯抹角。有的人，在老巷里，从这头，走到那头，用了一辈子的时间。人老，巷子也老。巷里老，有唐宋的老，明清的老；石板的老，青砖的老，木头的老……

深邃、宁静、幽远……一条巷子，光阴在墙皮上褪了色，时间走得好快呀，人在巷中，走着、走着，就老了。人是什么时候变老的？也就是淋了几场雨，吹了几次风，照了几轮明月，慢慢就老了。风从这头，吹到了那头，在巷中游荡，构树叶、凌霄花、莨苕、丝瓜藤……随秋风吹散水分，巷中的树木与植物，不知不觉也老了。谁能想到，巷中老者，他们在年轻时的模样，走起路来是慢条斯里，还是风风火火。有的人，从前在外面闯荡，年老后，住在深巷。到最后，一个苍老的身影，在巷里踽踽独行。老巷里有口古井，如一面镜，飘过天空的流云、飞鸟，映过怎样的脸？

或许，在我看来，老巷的魅力在它的围墙。有一户人家，围墙是一堵青砖矮墙，墙头上，有枇杷、柿子挂出墙外；也有干脆就是一道虚虚实实的篱笆墙，里面种蔬菜、玉米，巷子里半城半耕，空气中逸散腐植土和植物气息。幽巷有幽树。僻静处，漫不经心地爆出一株散倚无态的构树。在人去屋空的小院里，构树的种子，随鸟排泄的粪便落在这里发芽生长，越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构树长势越旺，一两年的时间，枝叶遮掩半座小院，光线明显暗淡下来。构树结红果球，鸟啄果而食。

墙缝、砖缝的苔藓，是巷子的老人斑，水渍一样蔓延，却是无法抹去的记忆。巷子深，巷子浅。每一条上了年岁的巷子，都是老

梅花中看蜡梅绽放，让人生出满心喜悦。蜡梅极清香芬芳，超过所有的梅花的香味。那些古梅树上的蜡梅，让人有枯木逢春的感觉。曾在扬州史公祠，见到那棵220多年的蜡梅树，满树都是芬芳的梅花。

在历史上，梅花早就进入人们的审美视界，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高标。感情细腻的古入，对自身周边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赋予了一片真情。而梅花也毫不吝惜，倾其所有，把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正如南宋诗人陆游所言：梅花寂寞开无主，不求人前显赫，它也无意苦争春，但却一任群芳妒，以冬春之交开花最终“独天下而春”。

梅花凭借自身的傲骨，不畏严寒，不争芳妍，悄然绽放，高标独秀的气质，孤清坚贞的品格，让人联想起“清雅俊逸”的君子。自古以来，读书人追求的就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不求赏识，但求心灵充盈。这种理想的人格风范，不就是“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梅花吗？难怪当年北宋词人晏殊的“偷梅雅事”被传颂，就是整个社会对高雅之事的认同。

我曾读到过南宋诗人范成大写的《梅谱》，在文学史上，范成大写的表现老百姓疾苦的诗歌最为动人。没想到读他写的《梅谱》，也让我沉浸在艺术审美的氛围里。它完全不是想象中的说明文概念，而是有感情、有情致、有趣味的散文。

包裹里的慢时光

□ 舒一耕

一次和岳母闲聊时，她说她哥哥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烟台当兵时，有一次给家里人邮寄了些落花生来，一家人很高兴，邮寄花生的包裹是用几块白方手帕连缀而成的，所以说虽然时隔多年，那次寄来包裹的事情，给岳母的印象很深。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用快递收发包裹的多了起来，而且多是网上购物，从订货到收获也就两三天的时间，我看着单位门前每天不时有收发快递的车辆络绎不绝，便常常想起以前邮寄包裹的那些慢时光来。

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前，我们一家人最盼望的一件事是远在山西太原的大姨家给我们邮寄包裹来，包裹里是一些半成新的旧衣服，是大姨家表哥、表姐们穿不上的衣服，有的还特别新，所以寄来让我们穿。大姨家是工人家庭，条件相对好些。而我们家在农村，而且姊妹众多，每到过年父母就为我们的穿衣问题犯愁，大姨每年给我们寄来包裹，正如雪中送炭，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记得哥哥每次从邮局取回包裹，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我们姊妹几个都高兴地翻拣着，里面大多数衣服是我小表哥和小表姐穿过的衣服，既有内衣裤，也有外套，而且式样都很新颖，是乡下人很少见到的，衣服也都七八成新。小表哥比我大几岁，他的衣服我穿正合适，表姐的衣服姐姐穿着合适，我们把挑拣好的衣服叠放整齐，放到衣橱里。

真正与邮寄包裹结缘，是我18岁参军远离家乡到大西北以后。记得在新兵连期间，我们班有个家是山东菏泽姓吴的战友，家里已经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一天他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女朋友给他织的毛衣、毛背心、还有两双精致的鞋垫，鞋垫上还绣有“荷花水中

范成大退居故里苏州石湖，建立“梅花源”范村，植梅摘菊渐成规模，醉心于艺梅赏菊。他酷爱梅花，一生以梅为题赋诗170多首，还寻求各种梅花品种，终于选定了十二种梅品，编撰成《梅谱》一书。范成大家在家乡建有著名的石湖别墅，如今早就不在了。谁也改变不了历史，无论是帝王和草民到最后都是同样归属，唯有文字流传成为经典，范成大的《梅谱》就是这位爱梅读书人最好的墓志铭。

在南京梅花山梅花谷，看到了绿萼梅，这种梅花为纯绿色的，枝和茎也是青绿色的，显得特别清雅高洁。这种绿萼梅非常罕见，难怪历代文人雅士把它比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萼绿华仙子，彰显出绿萼梅冰清玉洁的品格。

在梅花山顶博爱阁旁，看见一株400年的明代古墨梅，它是梅花山最年长的梅树，是当之无愧的“梅王”。《梅谱》上说，梅花以韵味取胜，以格调受重，尤其是外形“横斜疏瘦”和“老枝怪奇”被视为最佳审美。那里还有一棵叫“梅后”的墨梅，我是在山坡上找到的。

在梅花山更多的是红梅，红梅是粉红色的，因它的繁密程度和香味与杏花差不多，难怪弄出古诗中“北人全未识，浑着杏花看”的笑话。今人比古时的“北人”更差劲，大自然中许多花草树木，完全不识。

开，有信信中来”的字样，令班里的其他战友们很是羡慕了一阵子。

新兵下连后我们分到了深山里，夏天我们到营房周围山上的松林里采蘑菇，蘑菇炖肉味道特别鲜美。有时候我们也会把采来的蘑菇晒干，然后邮寄回家，让家乡的亲人们品尝一下这里的特产。我也曾经把部队驻地的土特产蕨麻、冬虫夏草、枸杞子邮寄回家，让亲人们品尝。那时母亲也会把自己做的衣物邮寄到部队上，怕我在部队上受风寒，我知道这是母亲对儿子的一片挂念之情。那时邮寄的包裹都是用部队食堂里盛面粉的布袋子，洗干净后，把需要邮寄的东西放到里面，缝上口，再用毛笔或钢笔写上邮寄地址，然后待节假日到县城里邮寄。

当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犯胃寒的毛病，不敢吃生冷食物。母亲知道后，有年夏天，母亲就给我寄了一大包炒面来，母亲说炒面对治胃寒有好的效果。犹记得母亲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给我缝制了两双鞋垫，然后让人邮寄给在部队上的我，令我很是感动。

我还听闻这样一个浪漫而凄美的故事，在一百多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曾经赴法援助的一战华工与一名法国女子产生了恋情，战争结束后，他一人返回故乡，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往来寄托思念之情。有一年他收到了法国恋人邮寄来的一支玫瑰花和她本人的小照，尽管相隔天涯再也没有见面，但是这一支玫瑰花和恋人的照片成为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

从前慢，那时候邮寄包裹从发出到收到，一般少说也得半月的时间，过程虽然缓慢，但那种期盼的感觉和收到包裹后愉悦的心情，总能令人回味无穷。

早归的打工人

□ 王 亿

读学校；我们厂子去年因为各种原因，有段时间资金紧张，老板为给我们开工资把车都卖了……就说这次过年回家吧，老板不仅提前给我们开了全月工资，还购买了不少的年货，自掏腰包给我们买了车票，亲自送我们去坐高铁。老板这样对待我，我就觉得过意不去，反正过年在老家呆着没啥重要事，我就想着干脆早点回来，看看能不能帮着老板多干点儿活儿，即使帮老板看着工厂、扫扫院子，让他好好休息也行……”

听了老李的话，我不得不得赞叹他为人真诚和实在，老李却说：“哪啊，主要是我的老板少见，人家对我好，我就该对人家好。”

多实在的话啊，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一个“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的简单人际关系道理。在早归的老李身上，不仅充满了值得敬佩的淳朴高尚，也让人看到一种将心比心的善良。

落的老熟黄果，那大概是在明朝。

巷中老，名字却清雅。荻柴巷，顾名思义，从前巷子里有芦柴和荻花，一到冬天，蓬松的荻花纷飞，芦苇枯了、老了，风一吹，窸窣作响。钟楼巷，有钟楼，一座大铜钟架在巷里一间亭中，钟磬悠扬，声震半城；石人头像，从前巷中应该是有了一尊石雕的，一个人头部的石头雕像，石雕也不知去了哪儿？旗杆巷，明清时的巷里有旗杆，那个旗杆有多高，巷民什么时候升旗？又为什么事升旗？留给人们诸多遐想；斜柳巷，巷子里遍植杨柳，估计是垂柳，这排场放到现在，该是一道风景。少年时，我常到斜柳巷玩，有个同学住在那儿。奇怪的是，斜柳巷里没有见到一株柳，有的只是两两对门的人家的门庭小院，推木门而入，却见一院子的花。

巷子里有古意，那些青砖小瓦的民居，朴素而内敛，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脾性，透露出先民安身立命的符号密码。

在宋朝，苏东坡曾萌动过在乡村买地养老的想法，他写诗云，“买田阳羨吾将老”。其实，老苏不必去乡下，而可以选择附近的某个小镇上，找一条巷子，居住在其中，毕竟深巷老院才是人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想起水墨徽州的几个村居老巷，开门可见青山，低头却见流泉宅边缠绕。村巷里，大部分时间是静的，除了白云流动和鸟雀喧闹，那里也是适合养老的地方。

在成都，我是在一个暮春落花的夜晚，踩着柔软的光阴，去寻访宽巷子，窄巷子的，巷子两边是延伸的围墙，头顶是一方移动的天空，我注视着老巷，老巷也看着我。忽然，我意识到，有过人烟的繁衍生意，天下的巷子都是老的。

人生只合巷中老，抬头看云卷云舒，低头赏花弄草，岁月怡然。老巷是一本古朴的线装书。

说出春天的意思

登山的时候
我看到对节树上探头探脑的蓓蕾
异口同声说出了春天的意思

下山的时候
又看到闪在路边的柳树
摇曳着婀娜的身姿

我听见我的心房
发出欢快的鸟叫声

(潘硕珍)

人在风中

人在风中，感觉自己的苗条或者消瘦
那些年走过的光阴，如燕一般轻
隐隐地埋在时间的担忧里

小心翼翼，从拥挤的人群里出现
星星点点的时光，固执地逝去了自己的位置
远山的薄雾，消残在生活的继续里

大多的难言之隐让日子越来越生动
一寸一寸地抒情，与曾经的清风明月一起
牵绊了中年的不垢不净

用爱煮一些酒，给旧事一些温暖
赞美生活的不悲不喜，静静地
推开风里的花朵，一日复一日地想念那一朵花的盛开(秉周)

无题

凌晨四点的火车
不可能抵达你的路口
从城西的小路出发
要么抵达远方，要么
抵达更远的远方

(张立元)

元宵节，一只麻雀落在灯笼上

那洒落，轻轻地
踩在我的心上
硬硬的，是我的悲伤
软软的，是我的念想
这叽叽喳喳的精灵
从没见过它这么安静
安静地，像天边渐渐落下的夕阳
安静地，像天边渐渐升起的月亮

那红灯笼还没亮
小麻雀，就像一团光

这农历里最土的乡音
飞得再高，也不过是和屋檐平齐
飞得再远，也不过是村头那片麦地的距离
你嫌弃时，它是一颗草籽
在田野里忽东忽西
放肆得连稻草人也没了脾气
你欢喜时，它又是一粒种子
顶开早春的冻土
眼睛一眨一眨，顽皮地和你对视

那红灯笼还没点亮
小麻雀，却成了一团光

那洒落，轻轻地
曾经踩在我的手上
一下一下，啄着我的掌纹
那时，是否就懂了我命运的走向？
和小鸡们嬉戏
和小狗们躲躲藏藏
我从没在意它在窗前石榴树上的说唱
起起落落，是风一样的分量

老家的大门口
我多想是那站在红灯笼上的麻雀
静静地等老父亲将里边的蜡烛点亮
正月十六，我和我的兄弟们
将再次各奔前程
麻雀，麻雀，能否为我们送行？

(孔祥秋)

牛栏

自从
机耕代替了牛
牛栏
如空巢的老人
守望在村头
曾经
大牛小牛成群朝出
大牛小牛成群晚归
哞哞声响彻牛栏
是多么热闹啊
如今
孤零零的破烂的杂草丛生的
牛栏
犹如耄耋老人
眺望着
村庄渐渐繁荣
回忆着
自己昔日的辉煌

(程家双)

又要出门

依旧还是为生计奔波
让福字绸灯
再一次在屋檐下用红色摇晃
新的一年里的何去何从

脚印如伤口
用一天天
漂泊的时光治愈
出门的日子渐近
牵绊和离愁愈浓：
把院落交给给锁
把前路交给拉杆箱
把思念交给村口久久注目的身影
……
身后
乡路如绳索
在车行中
越拉越
越长

(毛韶子)